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七十三

四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郎中臣丁雲錦覆勘

尚史卷七十二

列傳五十一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秦諸臣傳

公孫枝

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事穆公穆公九年僖九年齊會戎師納晉惠公夷吾公謂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

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十三年（僖十三年）晉荐饑使乞糴于秦公謂枝曰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奚曰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于是輸粟于晉韓之戰也晉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公使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

未定列猶吾憂也茍列定矣敢不承命及獲晉侯舍諸靈臺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枝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秪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左傳

百里奚之未遇也亡虢而虜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枝得而說之獻諸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枝對曰信賢而任之

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
境内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公遂用之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
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
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
秦國僻陋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
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枝出自數于百里氏百里
奚請之公曰此所聞于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

請馮百里奚歸辭公孫枝枝自數于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

百里奚　蹇叔

百里奚史記作傒初事虞公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公與其大夫百里奚

左傳僖五年晉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井伯葢即百里奚耶孟子晉假道于虞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將亡而去之秦

以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奚年已七十餘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公大說授之政號曰五羖大夫

說苑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穆公觀鹽見奚牛肥曰任

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也與坐大說異曰與公孫支論政支曰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說夫奚之言支歸取雁以賀明日乃致上卿以讓奚韓詩外傳禽息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于國不如死也公感悟而用奚論衡同後漢書注引今本無

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

于齊而乞食餓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于是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晉獻公卒公使奚將兵納惠公夷吾于晉惠公卒復納文公史記

公與晉師圍鄭鄭人與公盟公使大夫杞子逢孫揚孫

戍之而還三十二年僖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我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

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呂氏春秋繆公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趫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今行數千里又絶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不聽蹇叔送師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遏師必於殽女死不于南方

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也

明年我師及滑鄭知之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晉果敗我師于殽獲三帥左傳

百里視 西乞術白乙丙附

百里視字孟明國語作子明百里奚之子也穆公三十二年僖三十二年公使百里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東襲鄭明年及滑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視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

還也滅滑而還晉敗我師于殽獲視術丙以歸已而文嬴晉文公夫人請之晉舍之中悔復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視矯命贈馬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視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晉人既歸三帥大夫及左右皆言于公曰是敗也視之罪也必殺之公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三十五年文二年視師師伐晉報殽之役及晉師戰于彭衙我師敗績晉人謂之拜賜之師公猶用視視增修國政重施于民明年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穆公薨西乞術復事康公康公六年文十二年公使術如魯聘且言將伐晉魯公子遂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

足辭也三辭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魯厚賄之左傳

由余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公示以宫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

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黄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簒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是公退而問内史廖曰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

之害將奈之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

戎

史記

韓非子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問曰願聞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昔者堯有天下飯于土簋飲于土鉶南北東西莫不賓服舜有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内縵帛為茵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殷人作大

路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
此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
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召内史廖而
告之使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說之終歲不還
牛馬半死由余歸諫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公迎
而拜之上卿新書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
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
其上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古之蓄其下者其施

報如此

雜家有由余三篇 漢書

論曰書所以記帝王之言也列國無得與而以秦誓終之若夫穆公之悔過也孟明再辱國而以修政重施終之亦善于補過者也由余之言矯世之弊已爾其去戎之秦也未必移戎俗于秦而秦霸矣

繞朝 任妄

繞朝任大夫也康公七年文十三年士會在秦晉患之使魏

壽餘僞叛以誘士會壽餘請以私邑自歸于秦公許之公師于河西將受魏邑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公使士會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士會遂歸晉左傳

又有任妄者亦事康公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以攻秦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

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韓非子

公孫鞅

公孫鞅者衛之庶孽公子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痤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諾諾而去痤召鞅謝曰今者王

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痤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說孝公以彊國之術孝公大說公既用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疑行無

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公曰善甘龍曰臣孝公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于法

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亦孝公臣）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不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公曰善

商于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恡曲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墾草令

以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者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同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言收錄其妻子沒為官奴婢）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謂家有班次不使僭侈）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

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期年秦民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

有言令便者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邊其後民

莫敢議令

韓非子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

來是謂以刑去刑

于是以鞅爲大良造即太上造秦之第十六爵名將兵圍魏安邑降

之居三年築冀闕宫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

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爲禁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

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

衛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

國策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彊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强服之耳韓非子商君教秦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遂公家之勞禁游宦之民顯耕戰之士新書衛鞅内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

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一日臨渭
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
其明年齊敗魏于馬陵其明年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
譬人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
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
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
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據河
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

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惠王兵數破于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者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鞅既破魏還秦封之于商十五邑號為商君紀年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鞅相秦十年宗

室貴戚多怨望者孝公薨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發吏捕鞅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鞅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鞅欲之他國魏人曰鞅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鞅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鞅殺之于鄭黽池車裂鞅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鞅之家史記

國策孝公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死惠王
涖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
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
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
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
裂之而秦人不憐

法家商君二十九篇兵權謀公孫鞅二十七篇漢書

論曰商鞅之于孝公也四說而後入若鞅者高論以猾

中爾烏足識帝王之道哉周道陵夷古法初未盡變至鞅迺蕩然無遺迄于今嗟乎古不可復誰之罪歟其所著商子有更法墾命農戰去强開塞兵守來民賞刑畫策諸篇而間厠後事于篇中葢非鞅之本書已然墾草農戰不外前法至去詩書禮樂以滌舊俗開後非鞅罪不可逭矣

司馬錯

司馬錯秦人也事惠王張儀既相秦苴蜀相攻擊

華陽國志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命之邑曰
葭萌苴與巴好巴蜀為讐故蜀王怒伐苴
各來告急于秦王欲伐蜀以道險難至而韓又來侵欲
先伐韓恐不利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錯與張儀爭論
于王前史記
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
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
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

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
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
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翟去
王業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
兵者務富其名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
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

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焉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

以地與魏王弗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王曰善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彊富厚輕諸侯

國策

樗里疾　甘茂　向壽甘羅附

樗里子名疾秦惠王弟也紀年作褚里疾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疾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二十五年使

疾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疾號為嚴君(史記)

張儀殘之重而使之楚(重貴重之)因令楚王為之請相于秦儀謂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今身在楚楚王因為請相于秦臣聞其言曰王欲窮儀于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大怒疾出走(國策)

按秦策又曰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讐謂衍

曰不如召甘茂于魏召公孫顯于韓起樗里子于國

三人者皆張儀之讐也是儀嘗逐疾史不載也

惠王薨武王即位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疾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

焉故使張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武王薨昭王即位疾又益尊重昭王元年疾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疾曰公紀年樗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于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覲公之

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疾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罪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于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于蒲以自貴于衛于是遂解蒲而去史記

疾及楚攻魏皮氏或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恐亡必合于秦王何不背秦與魏魏喜必内太子秦恐失楚

必效城地王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秦而與魏魏內太子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魏疾恐欲與魏攻楚恐魏以太子在楚不肯也或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欲効城地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王出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因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楚王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國策

昭王七年疾卒塟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樗里疾
室在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説因張
儀樗里疾而見惠王王悦之使將而佐魏章畧定漢中
地惠王薨武王即位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相壯反
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壯
反殺通秦誅壯封子惲為蜀侯史記云蜀侯惲相壯
反誤

使茂定蜀還以茂為左丞相史記

張儀將相魏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張子不反秦魏若反秦兵張子得志于魏不敢反于秦矣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言儀無拾秦之心必重茂

欲茂以秦資之也張儀又欲以漢中與楚請王曰有漢中蠹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今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天下有變王割漢中與楚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

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三年王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至謂壽曰子歸言之于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茂于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

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韓相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母織自若也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

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子之母
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
不聽也請與子盟于是與之盟于息壤果攻宜陽五月
而不拔樗里疾公孫衍爭之王王將聽之召茂而告之
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茂攻之茂攻
宜陽三鼓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
大困茂曰我羈旅而得秦相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
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于内而公仲以韓窮我

于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于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宜陽既拔楚畔秦而合于韓王懼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必相御也楚言與韓而不餘怨于秦臣是以知其御也言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御也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合于秦秦啟關而聽楚使茂謂王曰誅于楚也誅謗而不使魏制和楚必曰秦鬻魏魏不說而合于楚楚魏為一國恐傷

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王不惡于魏則寄地必多矣國策

韓既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薨于周弟昭王即位王母宣太后楚女也史記

國策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寡人數窮焉為之柰何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又曰甘茂相秦王愛

公孫衍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茂之吏道而聞之以告茂茂因入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楚圍韓雍氏韓使求救于秦冠蓋相望也太后楚人不肯救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昭王曰韓之于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王熟計之韓又使張翠張翠稱

病日行一縣翠至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翠曰未急也急則折而入于楚矣臣安敢來茂曰先生毋復言入言于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于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王曰善果下師于殽以救韓國策

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疾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

宣太后外族也與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史記）韓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解言解讐復好）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中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荆州郡史記作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注解口秦地名近韓杜陽秦地說誤）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願公熟計之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

有復于公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于事而公獨與王至斷于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于韓而甘茂黨于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于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國于甘茂是韓公之讐也今公言韓以待楚

是外舉不避讐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頴川于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彊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于秦謂以攻韓爲楚過也史記作過楚以收韓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

而誅齊魏之罪是公孫郝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之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國策

向壽公孫郝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郝由此怨讒茂茂懼輟伐魏皮氏亡去樗里疾與魏講罷兵史記

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代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江上之處女有家貧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無燭者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于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處女相與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

肖棄逐于秦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代曰善請重公于齊乃西説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禄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史記作鬼谷終身勿出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茂辭不往蘇代謂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王何以禮之以甘茂

之賢得擅用彊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秦因復茂之家以市于齊齊使茂于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茂在楚使謂楚王曰願送甘茂于秦楚王問于范環（史記作范蜎）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楚王曰吾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于世（苛小草）甘茂事之順也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

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非楚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于越而納句章昧之難句章屬會稽昧唐昧楚將二十八年齊秦韓魏共攻楚殺昧史記作内行章義之難誤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用之于越而忘之于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于秦若公孫郝者可史記作向壽夫公孫郝之于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真大王之相巳于是茂竟不得復入秦卒于魏茂有孫曰甘羅羅年十二事秦

相文信侯呂不韋爲庶子呂不韋欲攻趙以廣河間使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丹質于秦呂不韋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于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呂不韋去而不快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呂不韋曰吾令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羅曰臣行之呂不韋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奚遽叱也羅見張唐

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雎曰應侯之用于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其不如與曰知之雎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行有日矣羅謂吕不韋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

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六縣與秦十一羅還報秦封羅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國策

論曰樗甘柄秦厠乎嚴察噂沓之間而順焉智則多已

張儀宿號多智然伐蜀之形獨失之錯卒之宜陽力拔三川道通事故祖儀唯先後爾

尚史卷七十三

尚史卷七十四

列傳五十二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魏冄　芈戎　須賈附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昭王母故號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同父弟曰芈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冄

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疾死而使涇陽君質于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史記

使仇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仇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緩請毋急秦王秦王見趙請相魏

冄之不急且不聽公言是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冄故德公矣國策

于是仇赫從之秦果免樓緩而魏冄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十四年魏冄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冄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冄乃封魏冄於穰復益封陶即陶邑濟陰之定陶號曰穰侯冄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

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吕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冉之所任舉也相善于是冉之富富于王室史記

三十三年冉為相國將兵敗魏于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謂冉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謂魏王曰昔惠王伐趙戰乎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

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國隨以亡臣以為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利之國而毋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

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于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北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

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于梁亟于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于魏之先已講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取地豈必以兵哉夫兵不用而魏効絳安邑又為陰啟兩機盡故宋衛效尤憚秦兵以合而君制之自陰啟兩機以下或有舛誤鮑注不分明史多變文以就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

之而無行危也冉曰善乃罷梁圍國策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冉益封史記

秦拔魏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冉曰王無聽魏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講夫亡寧者宜割二邑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魏策

明年冉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魏破芒卯于華陽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史記

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于趙而以順子齊公子為質趙乃案兵告于秦秦使公子他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史記作取趙觀津又與之按策是趙與秦地非秦取而復與之也今又案兵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于是蘇代為齊獻書于冉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

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于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于秦齊恐必不走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五

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于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于是冉不行引兵而歸三十六年客卿造謂冉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隣恤（言近于憂）而莫之據也故齊之于陶存亡之機也君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

時時至弗失舜不遇堯不得為天子湯武不當桀紂不王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讐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此時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從齊齊秦合其讐君必深矣挾君之讐以誅于燕後雖悔之不可得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

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于河南為萬乘達途于中國南與陶為隣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而無他慮也國策

冉遂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于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禄先生譏冉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于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于是秦王悟乃免冉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冉出關

輜車千乘有餘冉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史記）芈戎宣太后同父弟號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宣太后時戎與冉並用事擊斷無諱段產（秦人）于是謂戎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百處郎中能無議君于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于君願君察之也（國策作白圭）段干（越人）又謂戎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

牽長故縲牽于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于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戎未嘗相尊稱之）不釋塞者（言障之于王不聽）是縲牽長也戎初以罪去楚入東周及冉用事還入秦范雎進說乃逐戎于關外就封邑（國策）

范雎　蔡澤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于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

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睢賢謂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睢入秦至湖闗望見車騎從西來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

至勞王稽因立車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禄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于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

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于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

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斷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鈇鉞豈敢以疑事嘗試于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于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懸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

聞善厚家者取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于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于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于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于是雎乃得見于離

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雎辭讓是日觀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于渭濵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吕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吕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令臣羈旅之臣也交疎于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

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誅于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髪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于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于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

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于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于主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是以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于姦臣之態居深宫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

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于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雎拜秦王亦拜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

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鬭而勇于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

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

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焉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

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懐後二歲拔邢丘客卿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于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

下王一興兵而攻咸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于韓睢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令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

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于諸侯剖符于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于陶國弊御于諸侯戰敗則結怨于百姓而禍歸于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于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于沙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

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于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國策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

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于臂臂大于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疾走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

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于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内扶其輔外布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强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于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内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

趣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王果處三分之一也

昭王聞之大懼曰善于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于關外秦王乃拜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于王室秦封雎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禄而魏不知以為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于秦雎聞之

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于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于王天下之事皆決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于相君者哉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于張君

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于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于是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

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邱墓之寄于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于齊而惡睢于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于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

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于睢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于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睢既相王稽謂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二也使臣卒然

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于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于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于臣亦無可奈何睢不懌乃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謁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歳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睢于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

之怨必報睚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髙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睚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髙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

君于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
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
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
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
不出王之弟于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君家急魏齊
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
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
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

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
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
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于天下
然降其主父沙邱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
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也
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
王用睢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
秦大破趙于長平遂圍邯鄲

國策天下之士合縱相聚于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則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于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予之昆弟矣公與秦計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

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而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韓非子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内困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蝨也王拱而朝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

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雎席藁請罪

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雎罪當收三族昭王恐傷雎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雎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

史記

秦使王稽攻邯鄲十七月不下秦人莊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

曰某夕某孺子内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
欲教之者人心固有今君雖幸于王不過父子之親軍
吏雖賤不卑于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
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
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
大怒而欲兼誅雎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于魏遁
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羈旅之中使
執事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

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顯于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王必不失臣之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雎失韓之汝南昭王曰君亡國其憂乎雎曰臣不憂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臣亦嘗為子為子時不憂今亡汝南與為梁餘子時同也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

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習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睢曰傲欲死睢曰何謂也曰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睢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于王自是之後睢每言韓事者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國策

昭王臨朝歎息睢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

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勇士御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内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雎雎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史記

韓非子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秦法民有功受賞有

罪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是有功與無功俱賞也有功與無功俱賞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涓說苑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鼔琴之聲應侯曰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張急調下故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罕也取夫良材而罕官之能無悲乎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

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顔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歳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齧肥躍馬疾驅懷黄金之印結紫綬于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于塗聞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范雎内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

王使人宣言以感怒范雎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
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范雎聞
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
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
揖范雎雎固不快及見之又倨雎因讓之曰子嘗宣言
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范雎曰請聞其說澤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
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范

雎曰然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范雎曰然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范雎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范雎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

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强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

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德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

慕不過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范雎稱善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范雎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

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范雎曰未知何如也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振海内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范雎曰不若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

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于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于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

而所以死者惑于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嘗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絶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于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于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

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靁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

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于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説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利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

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讎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吴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于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覩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于蜀漢使天下皆畏

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

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范雎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于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范雎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范雎雎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説蔡澤計畫遂拜

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于秦史記

論曰穰侯之于秦也立昭王逐武后及其相秦收魏河東河内遂圍大梁又走暴鳶破芒卯𢪔韓獎趙功亦多矣及狄容乘隙起奪釜鬲于國而卒保陶以終其知亦足瞻矣雎也初終攘讓異節然遠交近攻雖曰傾冉實

資秦帝與

呂不韋

呂不韋者濮陽人賈于邯鄲史記作陽翟大賈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于趙處于郎城

史記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四十二年以次子安國

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于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于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

坐淶語

欲往說之曰子傒（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于中（母夏姬無寵與無母同）外託于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謂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

壽于朝生矣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于泰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者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矣今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母于内引領西望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

史記不韋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以其物獻夫人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人無子以此時蚤自結于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乃因涕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楚以為適嗣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

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

按史呂不韋說秦時孝文王尚為太子而未為王

又華陽夫人姊與陽泉君說亦異

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于中

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

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

德畔施自為德講也不然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

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

史記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軍遂得歸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　史記說亦異不知何本

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説其狀曰吾楚人也乃自子之而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于誦王罷之乃留止閒曰陛下嘗

軔車于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
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
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
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即位是
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國策
史記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按是時兩周與韓俱
未亡不韋采地安得有此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即位為王尊呂不韋為相

國號稱仲父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
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
傾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
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
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
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
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
一字者予千金秦王九年嫪毒事覺事連相國欲誅不

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十年十月免相國不韋而出就國歳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于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十萬户君何親于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十二年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竊葬（索隱不韋死其賓客數千人竊共葬于洛陽北芒山）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毒不韋者籍其

門視此 史記嫪毐事 詳帝太后傳

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漢書

尚史卷七十四